

特 汗

文苑



责编/张辉东 美编/吴志立 校读/肖应林

撒网人

廖静仁

1

一条弯弯曲曲的路，就沿了那同样是弯弯曲曲的江水蜿蜒。

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？狭窄得顶多只能涉过一只脚板，且又一忽儿没入水中，一忽儿挂在山腰上。过往行人，无不为之喟叹。

兴许是因为江岸多峭壁陡崖，这路，才只能如此屈辱着存在？

仿佛别无选择，你，又走在了这条路上。

好浓的雾呵，把整个江谷都填得严严实实了。你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，却总是眨也不眨地试图穿透浓雾，盯住那同样是深不可测的江水。你那两只厚实的脚板，仍然蹬着益阳板子草鞋。那草鞋的后跟早已经磨穿，就连前掌上的鞋耳，也已经断了好几只，穿与不穿，差不了多少。一张渔网，湿漉漉的，又搭在你壮实的肩膀上，那根棕红色的纲绳正牢牢地握在你的手中。

你，又是沿了这江岸小路来撒网的。

2

看神采，你似乎有些悒郁，又似乎是从容不迫。脚下的乱石与刺条，你是无所顾忌的，每走一步，你都迈得那么沉稳。看来，你并不是那么急着要把网撒出去的。前面的滩涂，隐隐约约地传来了钢凿和铁锤的撞击声。只有这声音，才会偶尔牵动你那钉子般钉进江水的目光。似乎，你是被这声音深深地感动了！

绕过一个水湾子，钢凿与铁锤敲响双重奏的滩涂就出现在你的眼前了。滩涂上，倒扣着一只小船。这只小船是什么时候被江河所抛弃的？你已经不止一次与它相遇了，且也曾不止一次地激起过你的同情心：哦，这小船，定是航行了很遥远很遥远的里程吧，搏击过无数次风浪的袭击，闯过了无数次礁石的暗算。于是，才显得这般疲倦，才喘息着蜷缩在这滩涂上……

当第二次路过这滩涂时，你又呆呆地伫立在这小船旁沉思默想了许久许久。是为它的残损惋惜呢，还是替它所取得的胜利庆幸？

——纵然，这船已经是遍体伤痕了，且还有锈迹斑斑的铁钉参差不齐地从船底龇露出来，那却是一排一排锋利的牙齿呢，它曾啃咬过无数明星暗礁，无数激浪漩涡呢……

这小船如今毕竟有人来修补了。看到这情景，你在心里默默地想：

“是啊，早就应该来修补的！”

这一回，你并没有再在小船处久留，而是匆匆地向前走去。只是你的脚步迈得似乎更沉重了。就这样刚走出几步，你又回过头来，向那小船投出深情的一瞥。一轮辉煌的旭日，就像是刚从这湛蓝江水中沐浴过，湿漉漉地挂在了东边的山梁，那遮眼的浓雾，眨眼间全都溃退了，消散了。但见江中的激流，正喧嚷着向前撞去、撞去。纵然，被礁崖撞得粉碎了，它依旧还会聚集，再度向前、向前！

3

前面是一处崖嘴，被崖嘴划出的江浪在跳跃，像极了一群上游的鱼群在奋力地向前浮游。“呵唷，成功了！成功是属于我了！”

你不由得一阵狂喜，不顾一切地向崖嘴奔去。是谁说过的呢？——失望过的人，虽然最害怕再一次失望，但是一旦他感觉到希望在前时，又将会忘记了一切。真的，你此时什么也来不及想，来不及顾了，那被砾石刺破的脚掌在流血，你似乎也是一点都不得而知的。来到崖嘴边，你还没有来得及站稳身子，就“嚓——”地将网撒了出去。

撒得好圆哟——这一网！你激动得不能控制了。心，怦怦地撞击着胸口；手，瑟瑟地抖着。这时，你才想起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这条路。奇怪的是，这路却在你的瞳仁中变得平坦、壮阔了；你还觉得这江岸险峻的大山，也并不会比此时的你高大哩。

是啊，能不激动吗？仅仅就为了这一瞬间的安慰，你已一连沿着这江岸的小径走了整整三天哪！如果说，在这三天里，你已经在这江河中撒过了九九——八十一网的话，那么，每一网，又似乎都是一无所获的。而值得庆幸的是，此时此刻，你毕竟已真正地网住了希望！

滔滔东去的江水哟，是在为你奏一曲希望之歌吗？许久许久你总算平静下来了。于是你开始虔诚地，缓缓地收着渔网。那纲绳颤颤的很是沉重。然而，就在渔网即将拉出水面时，你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，一阵从未有过的晕眩。手，就僵在半空，眼睛，也不敢再看渔网……

哦，那银白色的细浪，原来是被崖嘴拌着激流泛起的浪花……

太阳西沉了。碧蓝碧蓝的江水已成了深黑色。你身后滩涂上敲响的凿与锤的双重奏，早就听不清了。兴许，那船已完全全修补好了。那么，就在明天，它又会去远航的。去和风浪、暗礁撞击，去显示它生命存在的价值！难道真是这样的——人，就是靠一线一线希望所支撑的？一旦那一线希望断绝了，他就会垮下去？这么说来，你已经不会再采这江边撒网了，你已经不会再向生活的长河撒网了？

然而，不，你并不是那样的弱者！你的手中，仍然牢牢地握着那根棕红色的纲绳！

此刻，孩子们一齐面对我甜蜜地微笑着，白白的牙齿，黑黑的脸蛋，虎头虎脑。

眼前再次看到了故乡菜园子里，爷爷种下的几棵经风历雨的橘子树，含着朝露在风里挥舞橘叶。

透过窗，阳光海水一样，在他们的眼里映出那一道道波光，闪闪烁烁金黄一片……

与儿同乐

一可

晨起，我将洗净的新鲜排骨放入高压锅碗内，配好调味后，饭也同时在煮，厨房里热气腾腾。

入冬了，得给儿子准备点过冬美食啊。于是，我准备饭后熬制柑橘果蜜，嘱咐孩子们先下楼去打一桶直饮净水，熬果蜜用。

出门许久，我透过窗户，望了望楼下小道，孩子们许是路上又玩耍去了。我且坐下来边抄写《心经》，边耐心等待。

弯腰从小方桌下摆正取暖器，电源插上后孩子们大声蹦跳争抢着比赛跑回家，“砰”地一声大门被打开，老二快马加鞭地抢着坐到了我身旁的沙发上，同时表情夸张地向哥哥比了个“耶”，抓起筷子开始吃饭。于是老大满脸掉线地嚷嚷：“妈只叫我做事！看吧，我脸还没洗，牙也没刷，倒成了最后一名了！”

“好了，今天的蒸排骨挺好吃，快去吃！”老大夹起一块慢慢品尝了一下，没说什么，仔细咀嚼着。

今天加热后的新疆烤馕饼太干了，放蒸肉汤里蘸了一下，我仔细咀嚼着。老二马上拿起筷子模仿，老大两道眉头立马挤成了小道，念叨：“哎呀！弟弟那块饼子上还沾满了饭粒，多不卫生！”

我听后，赶紧把肉汤倒入旁边空着的菜碟里，好啦，卫生问题解决。老大依然开启抬杠模式：“手拿筷子，不能像握着毛笔。”

然后手把手握着老二的小手示范，“要食指，中指，大指……这样子，不是你那傻样，这样抓才夹得稳。你试试！”然后两道目光同时充满期待地追随着老二，他试了试，不太习惯了，小手从菜碟上撤回，回头对着哥哥吐了吐舌头，老大眉毛嘴巴紧绷起来了，我忙说：“弟弟很聪明，你多教几次他一定会掌握的，要慢慢来。”

“妈！你学过那个课文《精彩极了和糟糕透了》吗？不能老夸弟弟，会影响他，以后只爱听好话。”我一边抿嘴，继续听着。

“是吗？这篇课文看来你学得真不错！”我朝他伸出大拇指，老大听后更加滔滔不绝。

“对了，记得你小时候吃饭经常说，长大做个超级美味厨师，对吧？”

“不，我改变了，长大了，想去边防小岛当兵！”

“啊？”我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，“为什么突然又想去当兵呢？还去那么远？”

“妈，语文课文里讲了边防岛上的士兵，总是得坏血病，嘴唇溃烂，因为缺少维生素C。”

“哦！那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，那个去探岛的将军发现了他们解救自己的一个秘密。他连长说，士兵们想办法从自己的家乡背来了很多泥土和蔬菜种子，吃了新鲜的蔬菜后，他们的身体又恢复了健康。而且士兵将岛上的菜地形状种成了一块中国地图！将军看到后很敬佩，离开的时候在舰艇上为士兵们爱国守岛的精神敬了一个笔直的军礼，妈妈，你看，课文图片上就是这个样子！”

然后儿子郑重起身，跨步立正面向我，神情严肃地把右手指头并拢高高靠着头颅对齐。

弟弟立刻放下筷子，在旁边一起模仿着，两道笔挺的小身子正面对着我。

“想去岛屿生活，不会像家里这么舒适，听起来一定会很辛苦，你去做什么？”我有点不理解了。

“妈，我要去边防小岛种下一棵又一棵橘子树，然后让大家每天都有橘子吃。”

我心里突然涌动热浪翻滚起来。

“可是，根据常识，橘子树，一年也只能结一次果呀！哪能天天吃到。不过，当边防兵去为大家种下橘子树林，这个心愿妈妈认为特别美好和善良！”

此刻，孩子们一齐面对我甜蜜地微笑着，白白的牙齿，黑黑的脸蛋，虎头虎脑。

眼前再次看到了故乡菜园子里，爷爷种下的几棵经风历雨的橘子树，含着朝露在风里挥舞橘叶。

透过窗，阳光海水一样，在他们的眼里映出那一道道波光，闪闪烁烁金黄一片……

万家灯火

吴志立插图

暮色四合，我走进常德河街，穿过汹涌的人潮，直抵穿紫河边。此行不为别的，只为那一场期待已久的大型行进式实景演出——《常德往事》。

这些年，每到一处，我总爱寻访当地特色演绎，那是对一方水土最生动的阅读。桂林的《印象·刘三姐》、张家界《魅力湘西》、长沙宁乡的《炭河千古情》……一幕幕，都曾让我动容。而这一次，我回到常德，在穿紫河上，与这部属于家乡的“往事”相遇。

《常德往事》从水上启幕，它以文学巨匠沈从文五进五出常德河街的经历为引，串起三段平凡人的情感故事——表兄玉书与表嫂的相守、水手阿贵与彩云的相望、水手阿天与小红的相恋。

我随演员一道穿行时光，从1921年青石板路上的初见，到1934年《湘行散记》里的烟火人间；从1943年硝烟中的血色抗战，到1945年英灵守望的家园。四个时代切片在水岸间交织，这不是坐在观众席里“看戏”，而是走进历史的帷幕，“亲历”那些曾经鲜活的时刻。

首先从河街湘西大码头登船，穿紫河上浮光跃金，夜色中的吊脚楼与灯笼，晕染出一片朦胧古意。突然，一句独白从船的后方悠然传来——“从1921年第一次到常德，到河街，就知道它一定会刻在我的骨子里。”循声望去，只见一条篷船缓缓驶来，船头上站着一位身着长衫的年轻人，他正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——“沈从文”。

演出人员陆续登场，河面上逐渐热闹起来。船工、挑夫、舞女……微风如诉，舟影往来，人影绰绰，演绎着旧日悲欢。这时候，我不禁想起沈从文在散文里描绘的常德，他笔下的河街“长约三里”，“有客栈，有花纱行，有油行，有卖船上铁锚铁链的大铺子，有税局，有各种会馆与行庄”，复杂而充满生气。

沈从文一生中多次到访常德，这里可以说是他的另一个故乡。常德的河街、船、水手和吊脚楼，不仅是沈从文笔下的风景，更是深深烙在他文学里的鲜明印记。此刻，我眼前所见，不正是他笔下那个有声有色的世界么？

船驶向河街另一处码头。靠岸时，灯光亮起，人影浮现——那是玉书与表嫂在檐下细语，阿贵与彩云在渡口依依，阿天与小红在船头相视而笑。他们说着那时的方言，神情鲜活，甚至走上船来与游客对望、交谈。那一瞬，戏与现实的界限模糊了，我们从旁观者变成了剧中人。

船再次启动，向紫缘桥下的码头驶去。在这里下船上岸，步行不远，便到了河街西入口。入口处，一位青年文人携伴侣款款而来，笑意盈盈，与“乡亲们”一一打招呼。石板路泛着光，木楼安静伫立，时光仿佛在这一刻静止，温柔而美好。

然而，一声凄厉的防空警报，猝然撕裂了这片安宁。

时间转到1943年，常德保卫战爆发。演出没有聚焦大人物，而是让普通人站到了命运的前台。他们的爱、他们的家，在战火中飘摇。书生放下纸笔拿起枪，阿贵与他的情敌并肩而战。此时，家仇已小，国耻为大。

这一段演绎，实景之感扑面而来。城墙在炮火中震颤，硝烟弥漫，战士冲锋，百姓支前……常德保卫战，被誉为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”。当年，代号“虎贲”的国民革命军第74军57师八千将士，与数倍于己的日军血战十六昼夜，最终伤亡殆尽。实景演出在此达到高潮，借助先进的光影技术，常德会战的简况被投射在河街的城墙之上。这一刻，历史不再是需要背诵的课文，它成了横亘于眼前的、一段用血肉之躯铸就的过往，一次对民族气节无言的致敬。

演出最后在小剧场落下帷幕——1945年抗战胜利，生者重逢，逝者长眠。人们凝望远方，畅想明天。

走出剧场，夜已深沉。我沿着河街慢慢走，石板路映着灯光，身旁依然人声鼎沸，我心里亦难平静。《常德往事》没有说教，没有煽情，只是把一群普通人推到我们面前，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年代，体味他们的抉择。

夜色中的常德河街，因这场演绎而显得愈发深邃。倘若你来到这里，不妨留两个小时给《常德往事》。它会为你缓缓铺展一幅流动的画卷，让你听见往事的回响。于归乡的游子，这是一次深情的寻根；于远来的游人，这是一枚读懂这座英雄之城的钥匙。穿紫河边的吊脚楼与灯笼，城墙上的硝烟与悲欢，早已超越一场演出的界限，成为一次与历史的深刻对望。

八十年光阴流转，足以让青丝变成白发，让沟壑纵横的战场长出参天古木，却始终冲不散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烽火硝烟。作为抗日英雄甘玉林的长孙，我要去祖父当年浴血奋战的地方走一走，摸一摸那些留存至今的战壕，听一听当地人口中的战斗故事。

这天的天气，像是老天特意为这场寻访准备的。没有盛夏的烈日灼人，只有偶尔掠过脸颊的雨丝，带着山野间草木的清润气息，落在身上凉丝丝的，连一丝汗意都没有。导游王宏飞，不仅熟悉马岭的每一条山路，还藏着一肚子关于抗战的老故事。

我们跟着王宏飞往山上走，脚下的路起初还是碎石铺就的小径，越往山上走，就越被杂草和灌木覆盖。

途中遇见一个男子，六十岁上上年纪，看到我们围着马岭拍照，便主动走了过来。“你们是来寻找抗战旧址的吧？”他开

触摸历史的温度

甘建华

口道，声音带着浓厚的南乡方言。王宏飞与他认识，笑着点点头，指着我说：“他是来寻访他的爷爷甘玉林打鬼子的地方。”那人一听“甘玉林”三个字，眼睛一下子亮了：“哎呀！甘司令啊！我爹周开伦当年就是南乡游击指挥部的迫击炮班长。他活着的时候总跟我讲甘司令的故事，说他南拳特别厉害，一脚能够踢起两百斤重的棉花包，一拳可以打断碗口粗的树干，一把大刀砍得鬼子哭爹喊娘。”

这人名叫周朝生，读过初中，能说会道。他说其父在世时，经常提起1944年冬天的一场战斗——鬼子放火烧了董爷山的庵堂，还把两个和尚绑在树上鞭打。就在这时，我的祖父带着游击队员从密林中冲出来，几枪就撂倒了三个骑马的鬼子军官，马也被打死了。“我爹说，那天傍晚的太阳是红的，映着山上的火光。甘司令站在庵堂门口，手里的大刀还滴着血，鬼子吓得连尸体都不敢抬，一路往山下逃窜。”周朝生的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记忆深处的闸门。

告别周朝生，我们继续往山上走。不知是被故事点燃了情绪，还是山间的清风给了力气，我这个年过花甲的人，翻山越岭，竟然健步如飞，连表弟周青都笑着说：“哥哥你这劲头，哪儿像六十岁的人啊！”我心里却清楚，是脚下的土地在召唤我，是祖父的灵魂在指引我。

约莫走了一刻钟，王宏飞忽然停住脚步，指着前方一溜被杂草灌木掩盖的土坡说：“到了，那就是当年的战壕。”我顺着他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三道深浅不一的土沟蜿蜒在山林间，像是大地的褶皱。走近了才发现，这些战壕的轮廓其实很清晰——最外侧的一道宽约一米，深近两米，沟壁上还能看到当年挖掘时留下的斧土痕迹；中间一道稍窄些，沟底散落着几片枯叶和碎石；最内侧的一道则更浅，像是临时挖掘的散兵坑。

我蹲下身子，用手轻轻拂去战壕壁上的泥土。指尖触到的土是凉的，带着潮湿的气息，却仿佛能感受到八十年前的温热——那是游击队员的体温，是他们趴在沟里待命时，透过粗布衣裳传递给大地的温度。王宏飞说，这三道战壕是连环的，外侧的用来阻击敌人，中间的是交通壕，内侧的则连接着指挥部的掩体。“当年鬼子多次来攻马岭，都被游击队凭着这些战壕打退了。你看这儿。”他指着战壕壁上一个凹陷的地方，“这可能是子弹打的，也可能是炮弹碎片崩的。老一辈人说，当年战壕里到处都是这样的痕迹。”

我沿着战壕慢慢走，目光在沟底仔细搜寻。忽然，一个锈迹斑斑的金属碎片映入眼帘。我赶紧蹲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拨开周围的泥土——是一枚弹壳！它约莫有手指长短，表面覆盖着厚厚的红锈，锈迹里还嵌着细小的泥土颗粒，顶端的撞针痕迹早已模糊不清，但依然能看出它当年的形状。我把它捧在手里，感觉沉甸甸的，像是捧着一段凝固的历史。

抗战胜利后，祖父没有留在军中，也没有接受地方任何官职，而是回到茅洞桥，重新拿起了木工家什。我小时候常坐在他身边，看他雕刻八仙过海、松鹤延年。他的手很巧，一块普通的木头，经他一雕，就有了灵气